



## 波斯王冠

## 传奇



## ●林花著雨

## 歌妓挽霞



大唐宣宗年间。

日已偏西，几匹快马驰骋在长安城内的朱雀大街上，马上骑手个个年轻英俊、神采飞扬。跑在前面的马上端坐着一个文雅的书生，到了十字街口，他勒住马缰，逡巡着回望身后男子，疑惑地问道：“十二郎，你说的地方就在这里么？”

身后的年轻人骑着一匹神骏的白马，背负弹弓，身穿浅黄色轻麻衣，襟口随意敞开着，整个人看上去有说不出的俊朗洒脱。他点点头，一指右手边：“李公子，我家在靖善坊，再走几步便到了。”

李公子显然想打退堂鼓，但没容他开口，其余几骑快马也到了，少年们跳下马来，乱纷纷嚷道：“十二郎家的骏马、美酒堪称长安二绝，我们今日怎么可以错过？”“不用说，进门先灌三大碗高昌葡萄酒！”

兴高采烈的少年们裹挟着李公子向靖善坊走去，穿过几条榆槐成荫的道路，来到一扇黑漆大门前，那书生一直低头走路，猛一见此门，脸色顿时煞白。

大门内，一个少女正沉疴于病榻，一头乌发瀑布般散落于枕上，她容色憔悴，但眉宇间仍依稀可见昔日惊人的美丽，她的眼睛无力地望着窗外，眼

中满是怨愤。床榻边坐着一个绯衣女子，脸上深有忧色。

窗外的鹦鹉突然尖声大叫：“李公子来了！李公子来了！”

绯衣女子慌忙招呼侍女：“桂子，快把鹦鹉笼子移到厢房去。”

病榻上的少女忽然半支起身，低声说：“挽秋，他真的来了？”

挽秋低头叹息：“挽霞，你还没对他死心么？他身在长安，听你病成这样，却一面也不肯见你……”

门外，桂子忽然失声大叫：“姑娘，李公子他……他真的来了！”

见李公子赖着不肯进去，黄衫客不由分说，横抱起他来，大踏步就往门里走。门外，好奇的人聚在一起，有人议论着：“这到底是谁家？”“你不知道？这里住着长安有名的歌妓挽霞，据说两年前她和李公子订下婚约，李公子信誓旦旦要来娶她，却一去不回头，另就了高门，挽霞姑娘已经病倒一年了。”

黄衫客刚把李公子抱至中门，长期卧病的挽霞也不要人搀扶，径自走了出来。她见了李公子，浑身颤抖，李公子羞愧得无地自容。门外人群中有叹的、有骂的，也有人悄悄问：“那位黄衫客又是

谁？”“自古长安多豪侠，此人多半激愤于李公子的无情，出手相助的。”

离人群稍远，有个头戴帷帽的紫衣女子骑在黑驴上，悄悄地观看着眼前一幕，她腰挎长剑，仪容秀美，眼角眉梢带着令人凛然的勃勃英气。

少顷，穿黄衫的男子就走了出来，吩咐跟随的短发胡人少年：“去东市的酒楼叫两桌上好的筵席，就说凌十二郎请客。”胡童领命而去。黄衫男子又对一同骑马而来的少年们一抱拳：“在下今日有事，改天再请诸位来舍下。”

此刻，少年们已经看傻了，听黄衫客招呼，大家才回过神来，纷纷回应道：“改日必然去叨扰！”“虽没有酒喝，见此大快人心之事，也不枉此行了。”

少年们大笑着离开，人群也渐渐散去，但骑黑驴的女子仍在驻足旁观。黄衫男子正想进门，目光忽然扫视到紫衣女子身上，他注视了良久，嘴角含笑：“这位姑娘，愿意进去一起喝几杯么？”

紫衣女子淡淡一笑，从黑驴上跳了下来：“好，我正口渴。”

紫衣女子酒量甚浅，才饮三杯，双颊已隐现红晕，黄衫客却是若无其事地一杯接一杯豪饮。女子注视着他，轻声问道：“看豪士背后的紫檀弹弓，囊中金弹，莫非你就是长安有名的凌十二郎么？”

黄衫男子展颜一笑：“正是在下凌弓雁。”

女子不由敛容起敬：“昔日山中学艺，家师常提起十二郎的大名。”

凌弓雁笑道：“且让我猜一猜，姑娘的师傅……可是华山神尼？”

紫衣女子点头微笑：“正是。我名叫紫嫣，是她老人家的关门弟子。”

凌弓雁低声问道：“尊师不问世事已久，如今忽然又遣座下弟子入长安，莫非又有贪官酷吏倒霉了？”

紫嫣微笑点头。

转眼到了掌灯时分，挽秋手捧白瓷莲花烛台，娉婷地走了进来。

凌弓雁抬眼问道：“他已走了么？”

挽秋笑道：“挽霞骂得他面如土色，此刻走在路上，恐怕魂已去了大半了。”说着对凌弓雁深施一礼，“全仗十二郎仗义，小娃挽霞才能了此人生大愿。”

凌弓雁只是淡淡说道：“我生平最恨无义之人。

挽霞此刻还好？”

挽秋道：“刚才昏过去两次，这会儿躺在床上已醒了，想见见二位。”

二人跟着挽秋来到内室，见挽霞气息恹恹地靠在高枕上，见到凌弓雁，还未说话，两行泪珠儿已顺着腮边流下：“多谢侠士大恩，挽霞临终前能痛骂此负心贼，得偿平生心愿。”

凌弓雁摇头道：“姑娘何必出此不祥之言？”

挽霞神情惨然：“挽霞自幼遭逢家变，流落风尘，心早就死了大半，到头来又遇此负心人，一片痴情尽随水流。病中回想往事，我无力报父母之仇，却和一男子卿卿我我，莫非这是上天的惩处？”说罢又流泪。

紫嫣一直站在一旁，垂手不语，此刻开口问道：“挽霞姑娘有什么难言之隐？不妨说说，紫嫣或者可以相助。”

挽霞许久无语，烛火明灭，照在她的脸上，她仿佛沉入了尘封已久的往事。

沉默良久，挽霞缓缓开言：“家父是进士出身，曾经官拜尚书右仆射，平生最好文学，喜欢结交天下的才子雅士。有一日，有个翩翩白衣少年上门拜见，家父欣赏这个白衣少年的才华和洒脱，就经常和他一起谈诗论文。他寄住在我家，日子一久，我们全家都把他看成了自家人，甚至他的衣物，一针一线都是我母亲亲手料理的。

“两年之后，忽然祸从天降，朝廷降旨，说我父亲结党舞弊、贪污巨款，按大唐律应该处斩，家产尽数充公。全家人皆摸不着头脑，大理寺所举的罪证都是极隐私的来往信函，不知道如何流传到官府。

“后来抄没家产的时候，我们才恍然大悟。来抄家的人里就有那个白衣少年，来往信件往往经过他手，他拿着那些信就投靠我父亲的政敌，罗织罪名将我父亲致于死地。起初我父母不明白他为何如此，后来才搞清，一切的祸根出自我家祖传的宝物——火焰冠。”挽霞体质虚弱，说到这里，长长地吁了口气。

挽秋皱眉问道：“火焰冠是什么物件？”

挽霞轻叹一声：“火焰冠是一顶波斯王冠。”

听到此言，满座都有惊讶之色。

挽霞又道：“我母亲原本是波斯末代国王俾路斯之后，俾路斯没有实现光复萨珊王朝的夙愿，最终客死长安，他留下两个遗愿：一是要子孙不忘雪



耻复国，二是要保存好波斯王冠。王冠正面雕刻有西域的吉祥鸟——含绶鸟，周围一圈雕饰呈火焰状，象征祆教的拜火教义，所以又称火焰冠。

“俾路斯的后人在唐朝繁衍生息已有两百年，火焰冠早就引起天下人的觊觎，几代以来，一直有人或偷或抢，所以火焰冠的下落一直秘不宣人。到了这一代，火焰冠藏在我母亲家中。白衣少年得知了这个秘密，于是借刀杀人，暗中夺去火焰冠。事后，他又投靠我父亲的政敌，还娶了他的爱女，一度春风得意。”

说至此处，屋中诸人都怒形于色，挽秋忍不住开口道：“难道此人就未得报应吗？”

挽霞苦笑了一声：“这个世界上又有多少公平之事？我父亲被处死后，我母亲也随之而去，临死前嘱咐我，将来要联络上波斯王室后裔，设法夺回火焰冠。但挽霞无能，不但没有完成母亲遗愿，眼看连性命也不保了。”说完垂泪。

紫嫣一直静静听着，此刻开口问：“这个白衣少年到底是谁？”

挽霞道：“前些年，他的岳丈在朝中失势，被贬往岭南，客死异乡。但此人现在仍居御史之职，他姓沈名旷。”

紫嫣走到床边，轻抚挽霞的肩：“你只管放心养病，火焰冠的事就交给我了。我一定替你追讨回此物。”

挽秋失声叫道：“紫嫣姑娘能出手相助，看来挽霞妹妹的大仇可报了！”

紫嫣冷冷道：“一见负义之人，我腰间的宝剑就会跳动，大概我的剑又到了该出鞘的时候了！”

夜深了，挽霞已沉沉睡去，隔壁房中紫嫣等三人仍在饮酒。

凌弓雁问道：“火焰冠必然藏在极隐秘的地方，紫嫣姑娘准备怎么动手？”

紫嫣沉吟不语。

挽秋笑着说：“我倒有个卧

底之计，不知紫嫣姑娘是否愿意？”

紫嫣二人都望向她，只听挽秋说：“沈旷的妻子早逝，膝下只有一女，名叫星儿，年方六岁。听说沈旷想为爱女请一位文武双全的师傅，我看紫嫣姑娘正合适，不如我托熟人举荐一下，紫嫣姑娘趁机住进沈旷府中，也好见机行事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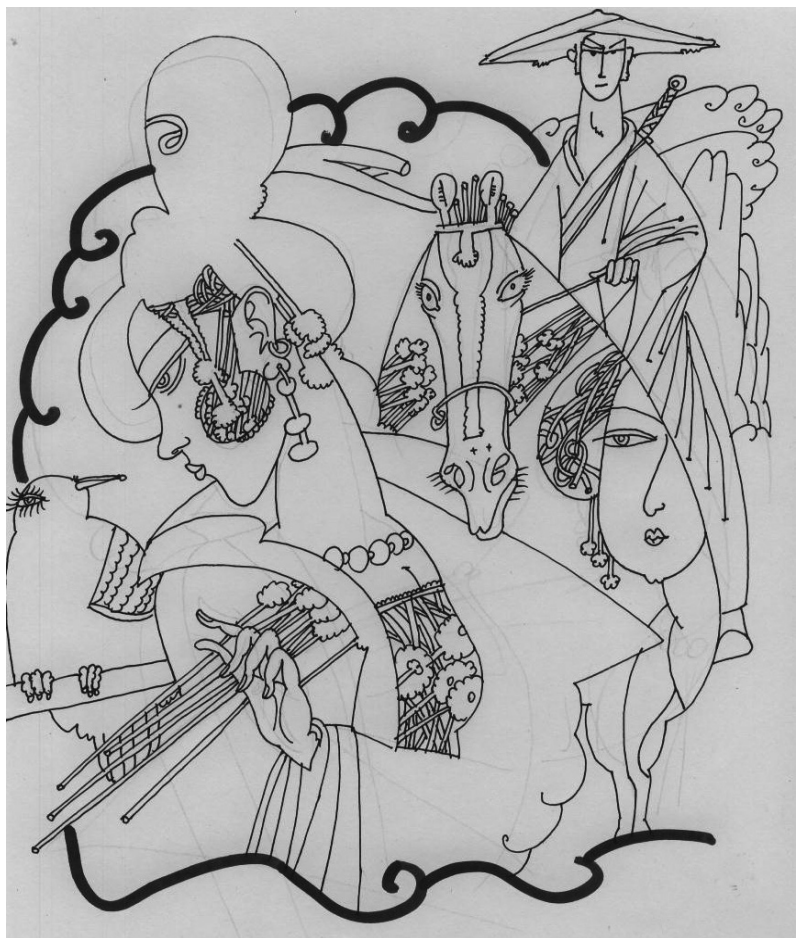
紫嫣点头：“如此甚好。”

凌弓雁笑道：“紫嫣能长住长安，我们正好能时时相聚，同去酒楼喝酒，凌某愿暗助姑娘成功。”

## 御史沈旷



除了上朝，平日里沈旷闭门不出，与人极少来往。他的形貌与紫嫣想象中颇为不同，沈旷约莫三十出头，容貌清俊，神情中只见内敛，平日里他对紫嫣十分客气，但极少言语。他的爱女星儿却很喜欢紫嫣，天天粘在紫嫣身后，一嗔一笑都惹人怜爱。





转眼来沈宅已有半个月，紫嫣将里外屋子暗暗踏勘了一遍。沈宅人口稀少，里外两进院子，外院有几个仆人，内宅只有两个使女，都是沈旷夫人生前的旧人，还有一个名叫卫七的少年，粗壮结实，整日一身黑衣，像哑巴一样沉默寡言。

这天晚上，紫嫣正要睡下，忽然听到房顶传来沙沙声，她顿时警觉，从枕边取出宝剑，轻轻拨开门门向外觑去，只见三条黑影掠过屋檐，落在了院中。三人刚一落地，立刻分作两队，两个人潜入沈旷的卧室，另外一人飞掠向厢房。紫嫣悄悄打开房门，借着屋檐的阴影作掩护，跟着那两人来到沈旷的卧室外。

屋里，沈旷衣衫凌乱地坐在床边，一个面蒙黑布的秃头老者正用剑指着他胸口，沉声说道：“我们此来为了什么，想必沈大人也知道，快把东西拿出来吧。”

沈旷低声道：“我府中并无什么宝物，几位壮士只怕被传言所误了。”

正说着，一个身材瘦高的黑衣人手臂下挟持着星儿走了进来，沈旷顿时大惊失色，那人刚放开手，星儿立刻叫了出来：“爹爹，他们是什么人？我怕！”

沈旷道：“几位有什么事只管冲我来，为什么要为难一个孩子？”

那老者阴森森道：“火焰冠是人人觊觎的宝贝，你怎么肯放在府中？定然是藏在哪个隐秘的地方。不然，这十年来，想明偷暗抢的人不知道有多少，哪还能轮到我们？”

窗外，紫嫣听了此言，暗自点头，果然这些人也是冲着火焰冠来的，今夜倒是个好机会，她暗暗打定主意，且看他们怎么对答，自己来个黄雀在后。

只听沈旷叹息一声：“这火焰冠真是惹祸的根苗，我若坐拥此物，定然将它毁去，免得给自己招灾引祸。”

另一个在旁边一直不曾说话的五短身材的夜行者，此刻冷笑道：“沈大人要肯这么想，十多年前也不会为了此物而背主弃义，至今令天下人不齿。废话少说，东西到底在哪里？”

沈旷摇头不语。

老者沉声问道：“难道沈大人心中，火焰冠比爱女还重要吗？”

沈旷吃惊道：“你们想要怎样？”

瘦子抓住星儿，一晃手中的短刀，狞笑道：“你若不答应，我就拿你的女儿开刀，问你一次，你若不说，我就割她的一根手指头，若问两次不说，我就割她两根手指头，直到你开口为止。”

沈旷脸色大变，窗外紫嫣也暗叫不好，悄悄从怀中取出几枚铜钱，准备充作暗器。正在此时，一个黑衣少年撞开了门，一头闯了进来，对着瘦子劈头就是一刀，瘦子吃了一惊，放开了星儿。窗外紫嫣看得清楚，那少年正是卫七。只见卫七上来就是拼命的架势，招招凶猛，取的都是要害，一时间瘦子被打得手忙脚乱，但瘦子很快回过神来，虚晃一招，短刀在卫七的刀背上一磕，卫七手中的大刀就登时脱手，瘦子顺势一掌劈在卫七的后颈上，卫七哼了一声，倒在地上动弹不得。瘦子一脚踩在他背上，冷笑道：“功夫太过稀松，只配来送死。”

老者回过头看沈旷：“沈大人想好没有？你若说是说出火焰冠的下落，我就不与你的女儿为难，否则……”

沈旷静默片刻，缓缓说道：“我将火焰冠藏在城郊某处，只要你们放过我女儿和卫七，我就带你们去找。”

老者笑道：“沈大人到底是明白人，你若早有此言，我们怎么会惊扰到小姐呢？”回头命令手下，“将他们都放开！”

瘦子放开了卫七，卫七抱起星儿，站到了一边，兀自恨恨不已。

老者道：“请沈大人现在就带路吧！”

沈旷站起身来，向门外走去，走近卫七身边时，星儿伸着两手，哭着叫道：“爹爹！”

沈旷注视了女儿片刻，对卫七道：“不要忘记我说的话，以后我就把星儿托付给你了。”说罢，走出了房门。三个夜行者跟在后面。

听屋里的人要出来，紫嫣早闪身躲在一边，此刻见四个人去远了，这才飞身上房，不远不近地跟着他们。

街上空无一人，三个夜行者一路借道人家的房顶，朝城南方向飞掠而去。转眼到了郊外，路越走越荒僻，紫嫣细辨道路，前面似乎是一个坟场。三个夜行人放慢了脚步，看来有些疑惑，瘦子斥道：“你把我们带到这里干什么？”

沈旷说：“诚如几位所言，火焰冠定藏在隐秘之处，世上还有什么地方比坟墓更隐秘？”



三人一听有理，脸上略见喜色。

迎面一只大龟驮着石碑，四周松柏森森，看来十分气魄，陵园的尽头还有座庙。沈旷指着前方说：“那是我岳父的家庙，我把宝物藏在了庙里。”三人忙催促沈旷进庙。

紫嫣怕被那三人发现，和他们一直保持距离，等她到了庙门口，几个人已经进去了，她悄悄潜进小庙，庙里漆黑一团，连一声轻微的呼吸也听不到。她点亮火石，只见庙内设有香案，到处结着蛛网，屋里那四个人却已不见了！

紫嫣正在彷徨，忽然听见地底传来轻微的话声，紫嫣忙趴在地上，只听从青石板下传出瘦子的话语：“你把我们骗来此地，却原来想把我们困死，你快说出口在哪里，不然我一刀刀让你零碎受罪！”

又听沈旷答道：“我说过了，石板一合，我们就再也出不去，只能在这里等死，你们就是不信。”

老者道：“为了火焰冠，你真想和我们同归于尽？虽说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但人既然死了，还要那火焰冠做什么？沈大人心里觉得值吗？”

沈旷叹了口气：“我是觉得不值得，但你们这些人屡次相逼，我有什么办法？”

紫嫣心中已经了然，想来沈旷将他们骗来此地，不知道扳动了什么机关，四个人一齐落入地下。她在青石板上找到一个小石球，把石球一转，青石板顿时一分为二，迅速向两边退去，退开两尺见方，石板又要合拢去，紫嫣把长剑横在当中一挡，石板嘎嘎作响，再也合不拢了。

紫嫣向下叫道：“几位都请上来吧！”

三个夜行人先后跃了上来，瘦子一落到地面，就急急问道：“我们素不相识，姑娘怎么知道我们被困在地下？”

紫嫣笑道：“你虽然不认识我，”她一指沈旷，“他却是认识我的。你们三更半夜溜入沈府，搅了我的好梦，还敢绑架朝廷命官，这笔账，我们本来该好好算上一算，但我此刻困了，只想回去接着睡觉。这样吧，如果你们答应以后再也不来捣乱，我就不难为你们。”

老者冷哼一声：“来不来找麻烦，还是让我们手中的兵器说话。如果你能胜过我们几个，我们以后不再来府上，如果你输了，哼，要请你主人把东西交出来！”

紫嫣道：“好，就这么说！”说罢，将石板间的宝剑卷了上来，两块石板吱呀呀地合上了。

老者取下背后双钩交于胸前，口中却说道：“姑娘先请！”紫嫣也不客气，一招清风徐来，看似来势缓慢，剑尖微点，已笼住老者胸前天突、紫宫、灵墟三穴。老者自知武功远逊对方，双手抱拳道：“姑娘的剑法精湛，我等不是对手，按预先说好的，我们以后不来捣乱就是了。”

紫嫣见他说得明白，也不为难他，嫣然一笑道：“如此最好。”

老者走过去拾起双钩，那两个人互相搀扶着，准备离开，那矮子一直未曾开口，此刻回头看了紫嫣一眼，摇头道：“姑娘如此高手，却为沈旷这样的人卖命，真不知该说什么。”说罢，三个人慢慢地走远。

紫嫣回头一看，沈旷坐在门槛上，脸上有痛苦之色，紫嫣问：“沈大人，你的腿怎么样？”

沈旷说：“跌狠了，一步也挪不动。”

紫嫣略通医术，一查沈旷的伤处，就知道腿骨已经折了，紫嫣皱眉道：“你动不了，我们难道就坐在这里不走？”

沈旷看着天色说：“天马上就要亮了，不如我们等等，有过往的马车，我们雇一辆马车回去。”

两人对坐，沈旷道：“此番多谢姑娘相救，不然我就性命不保了，与那三个人死在一起，只怕临死时还要饱受羞辱。”

紫嫣淡淡地说：“不过举手之劳，食君子之禄，自然忠君子之事。不过沈大人并非江湖中人，我奇怪那三人为什么要为难你？”

沈旷沉默片刻，低声说：“自然为了火焰冠了。”

紫嫣心中一动，故意问道：“火焰冠是个什么东西？”

沈旷叹了口气：“火焰冠是一顶波斯王冠，江湖传言，这顶王冠落在我手中。”

紫嫣道：“既然江湖有此传言，想必沈大人这些年也受了许多惊扰了。”

沈旷摇头苦笑：“岂止惊扰二字而已？简直食不安寝。近几年来，为躲避这些人，我用尽了心思，现在已经黔驴计穷了。”

沈旷忽然又道：“火焰冠原是郑大人家中之物，听说他有一女，现今不知流落何处了。”

紫嫣心想，他怎么忽然问起了晚霞，心中警觉，口中却笑道：“大人怎么想起此人，难道你和她相识？”

沈旷道：“她……她是我故人之女，这些年来我一直惦记着她。”

他们等来等去，终于等来一辆往城里运水的马车，紫嫣扶着沈旷一瘸一拐上了马车，自己则步行。临上车前，沈旷忽然回头说：“那人说得却也不假，可惜姑娘这样的身手，怎么会投在我沈某的门下呢？”

说罢一笑，上了马车，马车绝尘而去。

这日天气晴好，紫嫣和凌弓雁、挽秋相约在醉白楼见面。凌弓雁一落座，就迫不及待地问：“你要寻访的东西有下落了吗？”

紫嫣笑道：“东西不曾打听到，但前几日沈府出了件新事。”便把那天遇盗的事，详详细细告诉他二人。

听到沈旷问起晚霞的事，挽秋急忙插嘴：“紫姑娘没有透露晚霞的下落吧？”

紫嫣摇头：“我没有说。”

挽秋道：“沈旷深沉狡黠，听他的话头，只怕他对紫嫣已有了疑心。”

凌弓雁一蹙眉：“看他为了保住火焰冠，宁愿以死抗争，足见他的心里，把火焰冠看得比他的性命更重要。我实在想不通，此人膝下只有一女，他若死了，要把火焰冠留给谁？他自己为了此物已经九死一生，一个幼女坐拥此冠，只怕如小儿怀抱黄金走在闹市，只能招来灾祸。”

三个人又说了一会儿闲话，紫嫣问起晚霞的身体，挽秋叹气道：“听大夫说，她已挨不过明春了。”紫嫣和凌弓雁听了都是默然。

凌弓雁和紫嫣走下醉白楼，有几匹马横冲直撞过来，马上骑手都是神策军军官打扮，到了人多处也不放慢马速，吓得沿途行人纷纷闪避。凌弓雁看他们如此蛮横无礼，心中有气，抬腿就将脚下的一颗小石子踢过去，石子正踢在为首军官的马肚子上，马吃疼不过，忽然前蹄立起，马上的军官不曾防备，从马上直滑下来，摔得十分狼狈，过往的行人不由得哈哈大笑。

那军官爬起，觉得大是丢脸，他心头火起，抓住离他最近的一个少年，大声喝道：“有什么可笑的？我看你鬼头鬼脑，八成就是你惊了我的马！”

少年吓了一跳，结结巴巴道：“不……不是我……”

凌弓雁排开众人，冷冷地对几个人说道：“你那马是我惊的，有什么冲着我来！”

几个军官大怒，纷纷喝道：“反了你了！”各自拔出佩刀。

凌弓雁从囊中取出一丸金弹，运内力于指尖，弹子直飞向一个军官的佩刀，小小弹子打在刀背上似有千钧之力，军官手中的刀当即被震飞，飞起的刀撞到另一个军官刀刃上，那人的刀也脱手落地。

一见凌弓雁使弹子，有人认了出来，大声叫道：“这必是凌十二郎到了！”众人掌声雷动。

几个军官将凌弓雁包抄在中心，几把佩刀一齐招呼，人群一片惊呼，以为凌弓雁必定难逃毒手，不想他忽然向上跃起，踩着一军官的头顶，轻轻松松落在圈外。凌弓雁以轻功和弹子出名，这一落地，姿态潇洒美妙，激起另一旁的将领也叫了声“好”。

那人声音洪亮，几个军官都被吓了一跳，立当场，仔细一看，对方是个外地来的将领，神策军乃是京城的近卫军，并不把藩镇军队放在眼里。

为首的军官一翻白眼：“你是谁？”

那个外地将领道：“你们几个小小军官竟敢在长安城横冲直撞，扰得百姓不安，眼里还有王法吗？”

军官昂然道：“我眼里有没有王法，你一个外人管不着。”

将领冷笑道：“管不得也要管上一管！”喝令左右，“把他们拿下！”

旁边的士兵上去把他们抓了起来，上去拿人的士兵大声说：“这是朔方节度使武元华武大人，此次可是奉了皇上圣旨整肃京畿！”

闹事的军官听到“武元华”三个字顿时哗然，大唐的节度使手握重权，而各地节度使中，兵马势力最大的就是镇守北方的朔方节度使武元华。武元华面带微笑坐在马上，目光落在凌弓雁身上，神情中带着嘉许，开口问道：“这位壮士怎么称呼？”

凌弓雁报了姓名，武元华道：“可惜我现在公务缠身，还要进宫面圣，不然我一定要和你好好叙谈叙谈。我们约个日子，三天后在曲江的游船上不见不散，请……”他看到紫嫣，又改口道，“请你们两位壮士都来武某的船上一叙。”说罢，武元华一策马，大队人马继续向皇城奔去。



## 节度使武元华

冬天不是游曲江的季节，杏园和芙蓉园早已树木凋零，水面尚未结冻，远远近近漂泊着几只船，一眼望去，最显眼的就是武元华那艘大船。外面虽寒风呼啸，但船舱内温暖如春。

武元华举起酒杯道：“武某平生最能识人，我一眼看到二位，就认定你们乃是人中龙凤，现在社稷濒危，国家正在用人之际，所以武某有心想结识你们。”

凌弓雁笑道：“人中龙凤可不敢当，我们不过是些好管闲事的市井之徒罢了。”

武元华哈哈大笑道：“自古长安多游侠，此话果然不假。不瞒二位说，我这次奉旨进京，缘起圣上想和我商议清除权宦的事，你们也知道，权宦早把神策军掌控于手中，长安附近都是他们的人马。我此番进京，带了大量的军队，部署在城外，以防神策军妄动。万一起了兵戈，长安城内难免玉石俱焚，所以城内需要有人策应。不知道二位意下如何？”

凌弓雁一拱手说：“只要对长安百姓有利，在下都无异议。”

武元华问道：“那么，二位愿意投在我帐下吗？”

凌弓雁道：“能得武将军的垂青，在下三生有幸，但我这人闲散惯了，实在受不得拘束。”

武元华颇为失望，但他毕竟豪爽，一笑作罢。

这一日，挽秋来找紫嫣，说挽霞不好了，想见他们几个。紫嫣走进内室，看见凌弓雁已坐在床边，挽霞憔悴得可怜，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，只听她气喘吁吁道：“我快不行了，还有几句话想和二位侠士说。如果紫嫣姑娘果真拿到火焰冠，请把它交给我在范阳的族兄，他姓李名洵，在范阳城东槐树村教书为生，我母亲临终前就是这样嘱咐……”挽霞的声音越来越低，最后头一歪，又昏迷了过去。

挽霞死于当夜。

深夜，紫嫣提着剑潜入沈旷的卧室，沈旷躺在床上睡得正沉，胸口起伏，睡态十分平静。紫嫣怔了怔，想起可怜可爱的星儿，一旦沈旷死了，她便成了孤儿，这三个月来和他们父女朝夕相处，此刻剑已在手中，竟然有些刺不下去。

忽听沈旷低低的声音：“为什么不刺下去？”

紫嫣一惊，见沈旷微微睁开眼，正躺在床上望着她，紫嫣定定心神，轻声喝问：“你什么时候醒的？”

沈旷坐了起来说：“姑娘举着宝剑进我房中时，我还没睡着。”

紫嫣这才知道他一直在装睡，暗中却将自己的一举一动看在眼里，心中一阵羞恼：“你知道我要杀你，为什么不喊？”

沈旷笑了笑：“喊又有什么用？从你进府那天，我就知道你刺杀我。”

紫嫣吃了一惊，问道：“你竟然一直不动声色？”

沈旷淡淡一笑：“我要看不出姑娘的用意，这些年来我早不知死过几次了。想盗火焰冠的，想盗冠兼要沈某项上人头的，到如今算起来也有十多起了。”

紫嫣冷哼道：“我盗冠，却不是为了我自己，而是为了死去的挽霞姑娘，那火焰冠原本就是她家的，却被你用阴谋夺了过来。”

沈旷一震，坐直了身体：“果真如此？我也那么猜想，却不敢……相信，那女孩子竟然死了？”

紫嫣想起凄凉死去的挽霞，心中难过，瞪着沈旷道：“都是你当年行事卑鄙，才害得挽霞一生凄惨，少年夭折，你……你简直狼心狗肺！”

沈旷低下头，黯然道：“一个人走错一步路，一生都懊悔不及，这些年来我一直内疚万分，四处寻找挽霞以赎我当年之罪。”

紫嫣看他面容痛苦，倒也不像假的，于是开口说：“现在说那些也没用，我且问你，火焰冠到底在不在你这里？”

沈旷答道：“不错，东西在我手中。”

紫嫣伸出手来：“既然如此，请你把火焰冠交出来，我去物归原主，也算你赎罪一场。”

沈旷说：“东西我可以交给你，但姑娘拿到以后，最好将它销毁掉。”

紫嫣吃了一惊，问道：“这是为何？”

沈旷道：“因为火焰冠里另藏着一个秘密，令我多年来忧心忡忡。”

沈旷望着窗外漆黑的夜空，缓缓地说：“从我岳父府中有了火焰冠，发生过多次盗冠的案件，作案者都是武林高手，案子送到刑部，破案以后，



案犯往往莫名其妙地死在狱中。要知道我岳父身为一品宰相，当时权势中天，却总有人以身犯险敢到相府盗宝，事后又有人在审案过程中暗做手脚，细想一下，幕后定然有大来头，这些幕后人物的势力绝对不会弱于我岳父。

“这些人怎么单单会对火焰冠如此垂涎？火焰冠只是一顶波斯王冠，但对中土的望族而言，也未必是什么天下的至宝，所以那些幕后大人物所觊觎的——不一定是王冠本身。有一次，我无意中在王冠内侧发现几行波斯文字，我把文字抄录下来，将一个个字分开，分别去请教长安的波斯商人，终于猜出了文字的大意。

“当年波斯被大食军队所灭，萨珊王朝的末代王子俾路斯来长安求救，太宗皇帝以路途遥远为由拒绝发兵，但在西域设立了波斯都督府，任命俾路斯为都督。俾路斯在西域期间，念念不忘复国，以波斯古法铸造了大量兵器，藏匿于西域某处，以后历代子孙又屡次扩充，终于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兵器库。俾路斯把宝库的由来、具体地点都刻在了王冠上，作为家族秘密传给后代，但波斯多年复国无望，其后代也逐渐忘记了宝库，可是在西域，关于王冠的秘密已经流传开来。所以，一旦火焰冠出现，就有人想起了宝库。

“由此，我推想出了幕后者的真正意图。近些年来藩镇割据，有些手握重权的节度使早就蠢蠢欲动，想效仿当年的安禄山史思明，只是迫于军备不足、时机未成熟，一旦他们手里有了大量的军备马匹，安史之乱可能就将重现。

“我岳父失势，被发配到岭南后，火焰冠到了我的手里，想到火焰冠上的文字，我一直想将它毁去，但这是晚霞家的东西，我无权处置，所以我把它埋在终南山的一个山洞里。我想，只要我咬住牙，火焰冠的秘密就将永远埋于地下。

“从姑娘一出现，我就怀疑你想盗冠，但见你为人耿直仗义，实在不像被人利用的坏人，紫嫣，你若想杀我，请你自便，如果你真想要火焰冠，我可以交给你。”

说到这里，沈旷长出一口气，眼睛看着紫嫣，问道：“但有一条，你能保证此冠不落入他人手中吗？”

紫嫣一时竟然听傻了，没想到火焰冠还牵扯着如此多的利害。如此说来，沈旷这些年来拼死护住

此冠，倒也不是为了他自己。她不由开始怀疑，关于他的种种传闻是否准确，她低声问道：“当年你和郑府的纠葛究竟是不是真的？”

沈旷沉默片刻，点了点头：“是真的。我说过，那是我生平做的最错的一件事。”

第二天，衰草，枯树，新坟。

凌弓雁等三人站在晚霞坟前。

挽秋在坟边新搭了两间屋子，为晚霞守坟。紫嫣心中暗想，风尘中人多有义气，此话果然不假。三人祭奠完毕，走进小屋，紫嫣把昨夜之事说了一遍，他们二人听了都大为惊异。凌弓雁想了一会儿，说他同意沈旷的主张，不如就让秘密长埋地下，挽秋却不同意，生气道：“沈旷此人狡猾异常，你怎么被他三言两语就蒙骗过去？他说冠上有什么文字，你焉知不是托词？夺回火焰冠是晚霞遗愿，纵然她人已去了，即便是把火焰冠放在她的灵前，也可告慰她的亡灵。”

紫嫣道：“此事关系到了天下安危，不可为一人一姓的得失计。如果沈旷的话当真，此冠一出世，引起天下豪强争夺，这也不是晚霞愿意看到的。”

挽秋见二人都如此说，也就不再多言。

清晨，沈旷穿戴整齐，正准备去上朝，看见一身紫衣的紫嫣站在院子里，手里提着个小包，见沈旷走出屋子，她对他说：“沈大人，我要走了。”

沈旷一怔，说：“怎么去得那么急？你……还没和星儿告别过呢。”

紫嫣说：“告别让人心中更难受，你转告星儿一声，我以后不再回来了。”

沈旷说：“那么我今天告假，去城外送你一程。”

紫嫣一笑：“送人千里，终有一别，你又何必太拘泥呢？”

沈旷看着她，低下头去说：“你说得也是，我就在此祝你一路平安了！”

紫嫣转身走出了院门，沈旷看着她的背影，想到三个月前她刚来时的情景，时光飞逝，这些天来已把她看作家人一般，到头来却终有一别。

没走多远，紫嫣忽听前面树林里有人呼救，紫嫣辨明了方向，向林子深处赶去。只见，林中空旷处，一个商人和一个中年妇人瑟瑟发抖地靠在一处，妇人的裙子上沾满鲜血，商人苦苦哀求道：“大王，货物都归你，就饶了我们夫妻性命吧。”





为首的盗匪不理睬他，挥刀便要砍，忽然一枝树枝飞来，直刺匪首左眼，匪首大惊，慌忙侧头，树枝擦着脸飞过，他抬头一看，一个头戴帷帽的紫衣女子正冷冷地望着他。几个盗匪大怒，冲上去围攻这个管闲事的紫衣女子，紫嫣哪里把他们放在眼里，几招过后，众盗贼已乖乖地躺在地上。

紫嫣招呼那对夫妇：“你们把包裹收拾好，我护送你们去长安。”

商人哆哆嗦嗦道：“内人腿上受伤，走不动了。”

紫嫣走过去查看妇人的伤势，那妇人苦着脸，满口呼痛。紫嫣低下头去，手刚触到她裙边，妇人忽然右手一翻，手心里扬起一片白雾，直向紫嫣面门袭来。紫嫣心叫不好，立刻屏住呼吸，身子疾往后退，但已吸进了些粉末。

妇人长声大笑：“这便是好管闲事的下场！”那个商人也跳起来冷笑，向紫嫣逼来。此刻紫嫣渐觉身体发软，知道自己中的迷药不同寻常，只能且战且退，伺机脱身。

紫嫣脑中转过千百个念头，想这些人特意布下这个圈套对付自己，难道与自己有什么冤仇？紫嫣想，死也须死个明白，于是便运了口气，大声问道：“几位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和我过不去？”

那妇人冷笑一声：“我告诉你，免得你做糊涂鬼，实话对你说，是沈旷沈大人派我们来的，你对他不和，想暗中行刺他，他岂能放过你？”

紫嫣听到沈旷这个名字，怒气上涌，眼前一黑几乎栽倒，臂上便立刻中了一剑，宝剑几乎脱手。

忽听当的一声，一道金光闪过，眼前的长剑飞上半空，凌弓雁的金弹子飞到了。

紫嫣默运玄功，过了一刻才驱尽体内毒素。一路上，凌弓雁追问谁是幕后主使，紫嫣铁青着脸不说话。二人先去了挽秋城外的小屋，挽秋开门后，看见紫嫣左袖带血，不由大惊，忙给她包扎伤口，又让她换了身衣服。

紫嫣坐在床头，长出一口气，苦笑道：“我这回总算栽到家了，居然差点死在那恶贼手里。挽秋姑娘说他狡诈无比，我当作耳旁风，算来该有此报。”

凌弓雁一凛：“难道暗算你的人是沈旷么？”



紫嫣苦笑道：“不是他是谁？我当真没料到，他心计如此之深，仓促之间就能想出一篇谎话，不仅保全了性命，还保住了火焰冠。”

挽秋叹息道：“沈旷如果不狡诈，他也做不出那些事，这么多年来，别人明知火焰冠在他手里，却拿他无可奈何。只怪姑娘把他想得太好了……”挽秋还想说下去，又有些不忍，把话咽了回去。

凌弓雁问道：“你如今打算怎么办？”

紫嫣怒道：“还能怎么办？自然去找沈旷算账，这口气不出，我也枉自为人了。”

挽秋眼珠一转道：“你该把火焰冠也夺过来，才算彻底报仇。”

凌弓雁问：“你现在就去沈府吗？”

紫嫣道：“他那批手下已被武将军杀了干净，自然还没人为他报信，现在天色未晚，我只能装作没有出城，看他如何对答。”

傍晚时分，紫嫣回到沈府。沈旷正站在院中的

梧桐树下，听见脚步声，他回过头来，脸上露出惊异之色，问道：“姑娘怎么回来了？难道改变了主意？”

紫嫣淡然道：“不错，我已到了十里长亭，酒喝到一半，想起那火焰冠，我觉得还是带走它为好。”

沈旷似乎很失望：“姑娘说来说去，还是惦记着火焰冠——也罢，我把火焰冠交给你，希望你……”

紫嫣截断他说：“你已经说过了。放心吧，你既能保住此冠，我自然也行。”

沈旷叹了口气说：“但愿如此。”

紫嫣问他：“你到底把东西藏在哪里？”

沈旷道：“我已说过了，我把火焰冠埋在了终南山一个山洞里。如果你想要，我今夜就带你去取。”

紫嫣心想，不知他又想玩什么花样，须提防他对付那几个夜行人的招数。

## 火焰冠



夜色深沉，连星星都没有，紫嫣和沈旷走在终南山的小径上，远远传来虎啸狼号。一路上两个人都默默无言，翻过几道山梁，他们来到了一个藤萝绕树的幽僻山谷。沈旷站住，细细地辨认，分开山崖下的老山藤，眼前出现一个山洞。沈旷弯腰走进去，约莫走了十步停下，指着地下说：“就是这里了。”说罢，拿出备好的锄头，向下刨了约两尺，便看见一只檀木盒子。

沈旷把盒子捧起来，递到紫嫣手里，说道：“东西就在里面。”

紫嫣却不去接，只冷冷地说：“你来打开。”

沈旷叹了口气，自己打开盒子，盒中一顶王冠闪耀如金色的火焰，金冠之上，各种宝石映射出奇丽光芒，这就是传说中的火焰冠了。紫嫣伸手接过了盒子，放入怀中。

沈旷正看着她，忽见寒光一闪，紫嫣的长剑顶在自己胸前，沈旷吃了一惊，问道：“你……要杀我？”

紫嫣冷冷道：“我本来就是刺客，沈大人又何必故作吃惊呢？”

沈旷低下头去说：“但我以为，得到火焰冠后

灭口，不像你平日的行径。”

紫嫣冷笑一声：“对君子待之以诚，对你这样的大奸大恶之人还讲什么道义？我问你，以你的聪明，这会儿怕也猜到，你派出城外设埋伏的人已经失手了吧？”

沈旷又是一惊，抬起头来问：“埋伏？我什么时候设过埋伏？”

紫嫣喝道：“你少在我面前做戏！贼人已经亲口招认了，除了你我，还有谁清楚我们之间的过节？”

沈旷哑口无言，紫嫣见他无话可说，手向前一送，长剑刺入他的胸膛。

剑已刺进半分，忽然又停住了，沈旷睁着眼睛，不解地看着紫嫣。

紫嫣冷冷地说：“我改主意了。你是挽霞妹妹的大仇人，她的坟就在城外，该把你押到她的灵前手刃，才算替她报了仇。”说罢推了沈旷一把，喝道，“走吧。”

沈旷的衣襟已被鲜血染红，但他并不去管，一路只低着头默默向前走，紫嫣押着他下了终南山，离山脚不远就是挽霞的坟墓，两间小屋映出灯光，挽秋正在等她。

紫嫣敲了敲门，挽秋开门便问：“东西找到没有？”忽然看见一旁的沈旷，感到有些意外，“你也带来了？”

紫嫣取出檀木盒子，笑道：“幸而他今天没有撒谎，一会儿祭奠挽霞亡灵，也算了却她一生的心愿。”

挽秋十分欢喜。几个人走进小屋，挽秋把盒子放在桌上，打开盒子一看，果然见火焰冠金光耀眼，挽秋笑道：“菩萨保佑，终于大功告成，应该好好庆祝一下。”说着，从桌上的小壶里斟了两杯酒，送到紫嫣面前，笑着说：“请姑娘喝了这杯庆功酒。”又对沈旷说，“你也喝一杯吧。”

沈旷接过酒来一饮而尽，紫嫣正要端起酒杯，忽听沈旷说：“外面有人敲门。”

挽秋回头去看：“这会儿还有谁来？”转身出去看门。

紫嫣料定沈旷又在耍花招，只是冷眼看他，只见他拿起紫嫣的酒杯，飞快地将酒泼于桌下。紫嫣一愣，这时挽秋已走了回来，摇头道：“没有人，你必是听错了。”看见桌上两杯酒都空了，挽秋笑着



说，“二位都好酒量。”

挽秋站着，灯光下笑意妩媚，沈旷的脸色却越来越白，用手捂住了肚子。紫嫣心里一动，知道酒里必有文章，于是也学沈旷的样，又用内力逼出些冷汗来。

挽秋柔声问：“二位难道不舒服么？”

紫嫣低声道：“那酒……酒里……”

挽秋轻轻一笑：“实在对不住紫嫣姑娘，我在酒里放了鹤顶红。”

紫嫣一震，问道：“你为什么……”

挽秋截断她说：“不是我心狠，这是主公的意思，要求我做的干净利落，不留后患。”

沈旷抬起头问：“你主公是谁？”

挽秋笑道：“沈大人大概已猜出来了，我主公就是朔方节度使武元华。”

紫嫣又是一惊：“原来是他！”

挽秋接着说：“我主公早就想得到火焰冠，无奈沈旷软硬不吃，主公只好另想办法，命我潜伏在挽霞身边，想从她身上打开缺口。果然你和十二郎两个傻瓜送上门来，终于逼沈旷吐露了实情，如今主公坐拥火焰冠，姑娘可谓劳苦功高。”

紫嫣说：“今天的埋伏也是你主公设下的？”

挽秋道：“眼看火焰冠要到手了，你却撒手不管，居然要离开长安，我们怎能不急？只能施个计策，将你激回来。”

紫嫣低声道：“你们真聪明，一出连环妙计，招招都算到了。”

挽秋很是得意：“的确如此。”

紫嫣续道：“可惜你算错了一着——”她抬起头，直视着挽秋，“我并没有喝下那酒！”

挽秋悚然色变，刚想要逃，紫嫣手里的剑已经出鞘，直刺她的胸口。

灯光下，沈旷脸色惨白，额头迸出颗颗冷汗，紫嫣手忙脚乱地在挽秋尸体上找解药，沈旷低声说：“你也不用找了，鹤顶红无药可解。”

紫嫣停下手，呆呆地看着他，问道：“你……怎么看出酒里有毒？”

沈旷说：“有人会以我的名义设下埋伏，我猜到你身边必有奸细。我进来时，见她只关心火焰冠，一听东西到手，立刻为你斟酒，我就猜想此酒有诈。”

紫嫣道：“那你……为什么还要喝下那杯酒？”

沈旷一笑：“我若不饮，她不会疑心么？”

紫嫣心中一痛，低头无语。

沈旷看着跃动的烛光，低声说：“你曾经问过我和挽霞家的纠葛。这些年来，我为此事受尽唾骂，我也不想和人解释，是是非非，谁又能说得清楚？”

“我当年还是个血气方刚的少年，当时的朝政由挽霞之父——尚书右仆射郑荣主持，他为人软弱贪婪，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，内结宦官，外通权藩，我们这些身为布衣却关心时事的年轻人都对他很不满意。我曾在策试里猛烈地抨击朝政，这篇策论被当时的主考官——我日后的岳父看见，他很欣赏我的见解，经常来和我们这些人叙谈。”

“我的岳父当时也很不得志，虽然和我们的抱负一致，却苦于无法施展，当时朝廷的党争已很严重，郑荣那派得势，苦苦打压对立的派别。我岳父说，要想朝政有所起色，必须把当权的一派尤其郑荣扳倒，而要搜集到郑荣的罪证，必须有人到他的门下做卧底。”

“我当时年轻，全不懂官场利害，就接受了这个任务。郑荣当时正在搜罗人才，我在郑府三年，他对我实在很好，但我没忘记使命，从来往的信件中找到了足够的罪证。我把证据交给我岳父，他们那一派势力因此才扳倒了对手。”

“我岳父已权倾一时，但我逐渐发觉，我岳父得势后做的那些事情和郑荣没有任何区别，同样忙着聚敛财富，排除异己。”

“有一次，他喝醉了，醉后吐的真言让我周身发冷，他哈哈大笑说，派我去卧底真是一举两得，一来扳倒了郑荣，二来把稀世珍宝火焰冠弄到了手。我这才明白，我一向崇敬的岳父是个怎样的人，我在官场的棋局里不过是一个被人利用的小棋子。”

“我深感良心的谴责，世人都说我是个背主叛义的小人，我不想申辩，我觉得愧对郑荣的家人。”

“我岳父后来也失势了，客死岭南，我在朝廷上受过各种打击和排挤，尤其是那件事作为我人格的污点被人利用，对我反复攻击，即便江湖上我也背负着骂名。紫嫣，这也许是我应得的报应。”

说到这里，沈旷苦笑了一下，声音越来越低：“我只感到对不起我的妻子，她嫁给我以后，没有过几天好日子。紫嫣，我求你一件事，我死以后，我只想和我妻子葬在一起……”

沈旷的声音渐渐低到听不见了，终于头一歪，



倒在了桌上。

他的面容平静，甚至仿佛带着解脱般的微笑。

紫嫣正呆呆地立着，外面传来急促的敲门声，她开了门，凌弓雁闪身进来。

紫嫣问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

凌弓雁道：“我不放心你，一直远远地跟在你们后面，顺路替你打发了几个鬼头鬼脑的家伙。紫嫣，我看见大批人马朝这里奔过来。”

此刻，从远方隐隐地传来马蹄声。

武元华带领着大批人马包抄了过来，一会儿工夫，把小屋围得如铁桶一般，火矢如暗夜流星雨般射向小屋，屋顶门窗瞬间就着了火，小屋已被熊熊火焰吞灭。

二人站在高冈上，看着下面的熊熊大火，黑夜中，凌弓雁看见紫嫣脸上似乎闪着泪光。

凌弓雁从没想到像紫嫣这样的人也会落泪，急问：“紫嫣，你怎么了？”

紫嫣声音略带哽咽：“他只想和妻子葬在一起，没想到，还是没能如愿……”

范阳城东的大槐树下，紫嫣他们找到了教书先生李洵，李洵是当地德高望重的宿儒，紫嫣把挽留

的嘱托及火焰冠的事告诉了他，问李洵道：“老先生，你打算保管火焰冠么？”

李洵摇头叹息道：“按你们说的种种，只怕这顶王冠只会给我带来麻烦，而不是什么好处。依我之言，不如将它毁去，或者长埋地下，方能免除世人的争夺。”

紫嫣道：“这是你们家族的宝物，上面承载了你们祖辈复国的希望，你难道真的舍得毁去？”

李洵说：“萨珊王朝已经覆灭两百年，想要复国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。天道无情，世间云起云落、花开花谢，多少王朝国家虽鼎盛一时，却终于如流水般一去不回头。别的不说，就说我大唐吧，曾经何等辉煌？终于也走到了今天，国家将亡，必然是非颠倒、百恶丛生，这种颓势不是一两个志士仁人能挽回的。”

紫嫣和凌弓雁听了，都默默无语，抬眼西望长安，天边云蒸霞蔚处，一轮红日正缓缓地落下！

〔本刊责任编辑 刘珊珊〕

〔图 安玉民〕

〔原载《中华传奇》2008年第7期〕

#### 〔上接第 32 页〕

他贴身还藏着四十根金条，为防途中遭遇抢匪，侍王就将这四十根金条藏匿在一个非常隐蔽的地方，做上只有他自己知道的记号，然后一口气从当时的濠城集（现固镇）跑到灵璧县。为了不被清政府捉到，侍王从此改名换姓王，名道仁。凭着一表人才和勤劳的双手，他在灵璧县孙记糕饼店过起了和老百姓一样平平淡淡的生活。

光阴荏苒，一晃十年过去了，当年的侍王在平淡如水的日子里，似乎已经荡去了往日的印记。他已由初到店里的帮工学徒，成为今天有名的制作糕点大师傅，每天起早贪黑、埋头苦干，就是想忘掉过去，让所有的人都不知道他的来历。因为一旦身份暴露，清政府追查下来，那他就性命难保了，没想到时隔十年，无意间，竟被自己曾救过的一个人认了出来，这也许是上天的安排吧！事已至此，是祸是福都已是躲不过的事了，索性就把自己的一切和盘托出，以便让这么多年以来，一直给予自己关照的孙老板一个交代。孙文清是灵璧县城有名的儒

商，为人谦逊，品行高尚，当他知道王道仁师傅的经历后，不但没有怪罪，反而更加敬重他的处事为人。送走苏州客商，孙老板一边详细地安排店里的伙计要把好口风，不要到处乱讲，一边安慰王师傅继续留下。就这样过了几年，一切相安无事，王道仁的心才算静了下来。在一个雨天，他独自一人前往濠城，取回十年前埋在地下的金条，在孙老板的帮助下，在灵璧县老文化馆后院置了一块地皮，建起三间瓦房，娶了妻子，一年后喜得贵子，起名王秀春。

如今，侍王在灵璧县的王氏家族子孙兴旺，荣光耀祖；第四代重孙王治平，目前是灵璧县第三中学的历史老师，几十年如一日耕耘在教育岗位上，提起他的祖辈，王治平老师总是自豪地说：他的太爷爷，那可是太平天国赫赫有名的侍王爷呀！

据考证：侍王生于清道光二十五年，卒于清光绪二十四年，享年53岁。

〔责任编辑 王 硕〕